

## 【All郊】神秘园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828402)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828402>.

Rating:	<a href="#">Mature</a>
Archive Warning:	<a href="#">Graphic Depictions Of Violence</a> , <a href="#">Major Character Death</a>
Category:	<a href="#">M/M</a>
Fandom:	<a href="#">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a>
Relationship:	<a href="#">姬发/殷郊</a> , <a href="#">姜文焕/殷郊</a> , <a href="#">崇应彪/殷郊</a> , <a href="#">杨戩/殷郊</a> , <a href="#">all殷郊</a>
Character:	<a href="#">姬发</a> , <a href="#">殷郊</a> , <a href="#">姜文焕 - Character</a> , <a href="#">殷寿</a> , <a href="#">苏妲己 - Character</a> , <a href="#">崇应彪</a> , <a href="#">杨戩</a> , <a href="#">苏全孝</a> , <a href="#">伯邑考</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9-03 Words: 15,730 Chapters: 1/1

## 【All郊】神秘园

by [Theodoresky](#)

### Summary

\*黑泥整理

“恨不会使玫瑰衰亡，但爱会。”

### 姬发

姬发公选课项目的队友是姜文焕，他听说过他，家里开了个很出名的私人医院，有个姑姑是殷家人。

共事半年，姬发从来没听他提过家里的事情，俨然一副什么都不知道、即使知道也什么都不说的谨慎样子。有次他们开小组会，突然姜文焕的手机响了。通常他是不会接的，姜文焕讨厌有人打断他工作。这回大概是个例外，他接起来听了两句之后温柔又专业地指导对方怎么止血、怎么用药以及如何避免醒来之后惊恐发作。

姬发等他打完电话。大概是注意到姬发的眼神，姜文焕淡淡解释了一句：“我表哥。快点弄吧，我今天加不了班。”

见到这个神奇的表哥是一年多以后的事了，姬发几乎要把这件事忘了，其他队友提起来总一句：“表哥什么表哥，王语嫣和慕容复的表哥？”

姬发推开咖啡店的木门，在等刷锅水的间隙四处张望，只见姜文焕坐在最里面位置上看着电脑屏幕。他肩膀上靠着个男的，看着比他高，这么热的天气还穿着长袖衬衫，正在打游戏。

透过丝质的布料，姬发隐约能看见他手腕内侧有一排排凹凸不平的伤痕。再要细看时，那个人抬起了眼睛。那样英俊的一张脸，却有一双柔软到茫然的眼睛。

姜文焕握住他的手腕，摩挲他凸起的腕骨。他又低下头去，开了新的一局游戏。

## 姜文焕

姑姑的遗产。

姜文焕去殷郊的住所，空调开得很低，整个房间和冰窟窿一样。地上有酒瓶，窗台上放着十几个没拆的快递，大概是公关礼盒。他推开主卧室的门，打开灯，主人还在睡觉，只有一点卷曲的头发露在外面。

姜文焕没有叫他，径直掀开一点被子，摸出他的手腕——没有新的伤痕。姜文焕扎紧他的上臂，把营养液推进他的血管。感觉到痛了，蚕茧蜷缩着发抖，但没有抽回手，殷郊一向能忍。

“有点冰，”姜文焕说，“你空调开太低了。”殷郊没有说话，他松开一点被子，双手各捏住一个角，像一只灰败的蛾子把姜文焕包进怀里。

他理解错了。姜文焕有点无奈，他摸过殷郊凸起脊骨。学医对骨骼有奇怪癖好，他一直觉得殷郊长得很漂亮，很适合当标本。如果殷寿继续折腾他，或者他继续折腾他自己，大概姜文焕能提前收到临终礼物。

“搬过来和我住？或者我搬过来陪你？”姜文焕说。

他继承了姑姑的遗产。

## 崇应彪

崇应彪一直都知道殷寿在压榨殷郊，集团年会上，殷郊走上台，穿着昂贵的手工西装弹竖琴，每一个部件都像是礼物。

在乐声流淌的时候，男人、女人、年轻的、年老的觥筹交错，谈着生意、业绩、浮动利率、收益比，什么都可以量化，就连台上的殷郊也标着价格。

只是崇应彪买不起而已。

晚宴结束，殷郊喝了很多酒，姜文焕给他当司机，高个长腿塞进宾利欧陆GT有种特殊的滑稽感。他们大概不会回成汤老宅，姜文焕没有在殷商集团任职但还出现在年会，大概率要领取别的什么奖品。

崇应彪听说姜文焕还把殷郊带到学校里去了，姜家人总是对秩序有一种奇怪的执着，姜文焕一丝不苟执行着姜夫人留下的准则——不让殷郊继续被他父亲伤害。

可是姜文焕看不出来吗？殷郊习惯被伤害，喜欢被伤害，他的天赋，他的灵感，他的创作都来源于伤害。伤害才是殷郊存活的原动力。

崇应彪想起被殷寿摔碎的大理石雕塑，姜夫人的一只眼睛滚到他的脚边才停。崇应彪捡了起来，想起殷郊拿着刻刀的手，他就能把这个当作殷郊的眼睛。

## 姬发

事情的起因是姜文焕在学生会的群里发了一条：“谁在宗庙路附近，有偿跑腿，u盘忘带了。”而姬发回：“我在。地址？”

公共群聊天，一个标点都不差，仿佛公务对答。他俩的聊天框对话还停留在一年多以前公选课项目结束互相道辛苦了，姬发没想到姜文焕甩出一个酒店的名字还有房号。他做了访客登记，上楼按门铃，开门的是姜文焕的表哥。

他刚刚洗过澡，头发湿漉漉垂着还打卷，眉毛上挂着水珠，浴袍穿得很整齐。“你是？”他问。

“姜文焕的同学。”姬发小心回答，他个子矮几公分，视线正对上浴袍交叠的领口：“他有东西忘拿了。”

“进来找吧，”姜文焕的表哥说话也带着水汽，“我不知道他东西放哪里。”

他没说谎，他要是知道姬发会比较惊讶。衣服，大量的衣服从套间门口一直堆到床前，穿过的、没穿过的，拆了吊牌的、没拆吊牌的，搭配的皮带、手表、胸针、领夹、袖扣、领扣，满地都是。他光着脚从这一地上踩过去。

姬发认命蹲下来，一件件捡起，一件件平放在桌上。“他什么没带？”姜文焕的表哥问，他盘腿坐在床上，眼神毫无防备。

“u盘，我们今天有pre。”姬发心不在焉地回答。

姜文焕的表哥点点头，从地上捡起一件黑外套摸了一下口袋，银色的u盘掉在他掌心：“给你。”

姬发接过来，想了想说：“谢谢你帮我找，我请你喝杯什么吧？我知道附近有手冲做得很好。”

## 姜文焕

接到殷郊电话姜文焕吓了一跳，殷郊不喜欢打电话，语音也在禁止列表里，通常只有照顾他的保姆会惊惶失措地找上姜文焕。随后他想起来，殷郊住在酒店。他陪殷郊住了两个月酒店了。

“头很痛，心脏跳速不太正常。”殷郊在电话里说，只要殷寿不给擅自给他停药，他向来在医生面前很乖。

姜文焕刚刚讲完他的pre，等评分的时候随手点开excel查看殷郊的食谱和用药，不带感情地问：“你今天吃什么了。”

“咖啡，”殷郊补充道：“手冲。”

姜文焕立刻明白过来。殷郊肺部有感染在用喹诺酮，咖啡因可能会引发茶碱中毒。殷郊是知道的。“我马上回来。”姜文焕挂了电话。

“你不等成绩了吗？”苏全孝问他，可问迟了一步，走廊上只剩下个背影。

推一支抗休克之后再催吐，姜文焕手垫着殷郊的额头。殷郊浑身发抖，脸侧满是冷汗，抓着他衣服的手收紧又放开。

看他这样，有时候姜文焕也会怀念姑姑还在的日子。姑姑很疼爱姜文焕。他每天午睡醒来，都会有点心吃。殷郊就在花窗下练琴。

那时候他还有几分做哥哥的样子。

## 崇应彪

殷郊又住院了。崇应彪甚至懒得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殷寿。殷寿从来不在意殷郊过得怎么样，有没有闹出丑闻，反正公关团队永远不必承认不必解释。

再说了，艺术品只有在越接近毁灭的时刻才越接近完美。

也就越值钱。

崇应彪猜殷寿也是这么的，不然他不会给殷郊停药。吃药会让人的知觉变钝。如果殷郊死了，他的作品价值尤其是最后那件——无论完没完成——都不可估量。逆推回去就是在说殷郊的使命就是创造一件无法超越的作品然后正确地去死。

果然，消息只传到妲己那里，她让崇应彪去看一下殷郊，如果没死就算了；死了记得查一下他名下的公寓、庄园、酒店，反正只要他睡过的地方把他的画和雕塑都拿走，殷商集团有殷郊所有作品的版权。

崇应彪只可惜他还没攒够钱。他隔着玻璃看姜文焕脸贴着殷郊的小臂轻轻摇头。和殷郊越是亲密的人，越擅长拒绝他。无论出发点是什么。

殷郊的手臂内有十二道伤痕，崇应彪一清二楚，因为第十二道是他帮殷郊划的。

他收到一条推送消息，新的一批衣服已经送到殷郊的住处，订购人是殷寿。

## 苏全孝

苏全孝知道殷郊是在艺术画廊，他妹妹和殷寿睡在一起，就算是他也不得不承认一个被窝睡不出两种人。

反正他周末也没什么事，就干脆穿了件工作用衬衫就去了，结果是毫不留情被当作了工作人员，甚至有人在他帮忙拿了一瓶水之后给他的胸口塞小费。苏护虽然对二儿子不算太上心，但到底从没缺衣少食过，他体验了一把哭笑不得，只好躲到卫生间，把下摆从皮带里拽出来，又把头发弄乱，试图让自己看上去比实际大个几岁。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苏全孝又想笑，他本身对欣赏艺术毫无兴趣，全靠指导手册导航看蒙娜丽莎，不如干脆回宿舍打游戏。

谁知道刚准备走迎面撞上没大几岁的姜文焕穿了件一看就很贵但尺码不对的针织毛衣。他凑向一个高个子的男人。男人手指间夹着的爆珠烟被咬走也不生气，从口袋里摸出打火机给姜文焕借火。

男人的头发很卷，看着像混血，比大厅里的雕塑有意思。姜文焕深深吸了一口，看手势打算摁灭，男人把烟抽了回来放进自己嘴里。姜文焕没什么反应，好像已经习惯。他伸手抓

住男人的手腕抬起腕表看时间计算心跳。

## 姬发

姬发给殷郊的备注最开始是“姜文焕的表哥”，后来是“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哥哥”。

他请殷郊喝过一次咖啡，换了手机号，殷郊消失了一段时间。半个月之后才问姬发要不要出来吃饭。

姬发正在做社会服务，姬家的人都热衷社会服务，自从开发了文化衫当睡衣的功能之后，姬发就没正经买过睡衣。

姬发一板一眼回：“好啊好啊，但我要晚一点，马拉松还没结束。”他们约好在山下见面，在等待的时间里，姬发紧急上网查殷郊的名字。连着翻了十几页都只有殷郊很小时候的照片，评论区都在说他的父亲很爱他。和其他三代不一样，他不是镁光灯下长大的，绘画和雕塑都比人出名，有几张拍出高价的作品姬发居然听说过。

现在才开始忐忑有点迟了。姬发把手机收起来，看殷郊穿过马路走过来，戴了口罩，穿了件黑色长袖衬衫。

“想吃什么？”殷郊问他。

殷郊问得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姬发纳闷怎么有人会这么喜欢请人吃饭。熟了以后姬发在聊天框里问他，殷郊过了会儿才回：“你吃东西的样子很可爱，看着就心情好。”

差不多的话伯邑考也说过，但殷郊发这个含义让姬发面红耳赤。他想了很久该怎么回，最后说：“好想吃发糕。”

## 姜文焕

有水声，殷郊又在洗澡。姜文焕找到一块幕布先把完成了一半的雕塑罩起来。俄狄浦斯情节被演绎了太多遍，大众观感上早就不新鲜了。殷郊不知道为什么用苏妲己做了参考，这就让俄狄浦斯的脸看上去像苏全孝。

姜文焕推开浴室门，水汽扑面而来。殷郊现在最好不要泡澡，他半张脸埋在水里，满是疤痕的手臂搁在边缘。他可能只是出现了幻觉，姜文焕判断。殷郊总是认为这个世界是虚假的，只要他能醒过来，真实的世界就会给他展现出另一个样子。

小时候的姜文焕会问他：“那我也是虚假的吗？”殷郊凑过来抱他：“当然，不过就算你是虚假的，我也很喜欢你。”姜文焕还记得他光滑的胳膊横在他后颈，有力地收紧，殷郊的身上总有姑姑喜欢的琥珀香气。

他至少今天没尝试伤害自己，不用姜文焕处理满地的血迹。疤痕被热水泡得鼓了起来，十一道横的，一道竖的。竖的是崇应彪划的。姜文焕记得崇应彪下手的时候只说了一句，“殷郊你不会，我来。”

和别人不一样，崇应彪想讨好殷郊的时候什么都会做。

姜文焕给殷郊挂上补充剂，不用想也知道他大概又什么都没吃。伸手去拿殷郊手机的时候发觉有一条消息进来，还没来得及查看，百分之一的电量闪了闪强行关机。

为什么总把最糟糕的那面留给我呢？哥哥。姜文焕又想起了姑姑，和姑姑的死亡。

## 崇应彪

崇应彪陪姐已出席就像姜文焕陪姜夫人，强闪光灯下苏姐已可以做到眼睛都不眨。苏护一眼都不想看看这个女儿，双重人格障碍，他的宝贝女儿早就被她自己杀死了。姐已也不在乎，反正苏氏的股价捏在她手里。

崇应彪就更不在乎了，他只在乎殷郊又没来。

姜文焕说殷郊来不了，他在犯病。但姜文焕会扯谎，从小就会，他和殷郊说自己怕黑怕冷，殷郊就会分出自己一半的床和被子，用全部的体温去拥抱他。

温情地像在犯贱。

不过殷郊应该来的，他手里的股份要求他出席这些场合，而不是像个孩子一样躲在被窝里，沉迷眼泪和幻想。

大概正因如此，姜夫人才会把大量财产留给姜文焕。给殷郊没用，没有意义，殷郊拿着这笔钱照样随时会去死。她需要姜文焕骗她儿子，她相信只有姜文焕演技高超能骗他一辈子。至于股份，那是意外。殷寿结婚的时候没做好资产隔离，离婚官司拖得太久——虽然他一点也不喜欢殷郊，但他要殷郊的抚养权。

工作人员扯掉幕布，俄狄浦斯露出来，有关娶母亲的悖逆童话露出来。姐已恰到好处表达了惊喜和喜欢。

大概有人会买下来送给她。崇应彪插兜看着窗外，突然把枝头上开得正好的玫瑰掐掉。

## 姐已

殷郊躺在客厅的地板上，杯子在他身边碎了一圈，亮闪闪的，每一片都照出殷郊的一部分。苏姐已放松的时候不喜欢穿鞋子，踩着边沿靠近，观察他死没死。

说实话苏姐已也没那么在意殷郊的死活，殷郊对她总是充满敌意，但又不值得她费心思——殷郊就像放在桌子边缘的玻璃杯，不用推都可能会摔碎。她找到一个地方躺下，笔直顺溜的长发和殷郊的卷发混在一起。她其实不讨厌殷郊，她通常不讨厌长得好看的人。

听说姜文焕在给他找全天的陪护，24小时不离开的那种，合同条例细致又严苛，像卖身契。别问苏姐已怎么知道的，她签过，签给殷寿了，不过心甘情愿。她漂亮又聪明，对殷寿来说是有用的。

有用的。殷郊对殷寿来说也是有用的。他的血，他的痛苦，他的病，他的疯狂，对殷寿来说都是有用的。殷寿需要他活着，因为还没到他死的时候。

姐已拨通了姜文焕的电话，然后把手机远远扔出去。

她在地上放肆的扭动，和静止如同死了一样的殷郊像是一组对照。她犹觉不够，拉过殷郊的手环在自己腰上。

## 姬发

毕业典礼可以带家属，姬昌工作繁忙，只能写一封厚厚的手写信让伯邑考带给姬发。大学四年没回家，姬发看见长兄像是一只没戴项圈的大型犬，直接就冲过去挂上了。

得亏基因优良，一家子人高腿长。

姬发带着伯邑考往礼堂去，遇见姜文焕，他们俩一届毕业，姬发忙着找工作的时候，他忙着接管自家医院。姜文焕母亲去世得很早，从小是姑姑养的，前几年父亲也去世了。来参加他毕业典礼的是他表哥。

殷郊穿了件深青色的衬衫配合姜文焕的打扮，难得戴了一枚钻石领夹。姜文焕和他们打了个招呼，殷郊只是略微点点头。他耳朵里塞着耳机，估计都没听见他们在寒暄什么。倒是聊天框里问姬发想要什么毕业礼物。

伯邑考装作不经意问：“你认识殷郊？”

姬发点头：“他是姜文焕的表哥，经常请我吃饭。”这两件事前后没有联系，但是放在一起自然而然会让人认为是因果。姬发问：“哥哥你认识他？”

“算不上认识。”伯邑考淡淡地说：“他比我小两届，做过我一阵子学弟。后来据说是因为身体原因辍学了，就再也没他的消息。”末了又说：“他是殷寿的独生子，你和他往来很亲密吗？”

姬发摇头：“不算，我还没想好怎么和姜文焕说。”

太迟了，伯邑考看姬发的表情就知道太迟了。他不知道姬发会遇上殷郊，不然他会一早就告诉姬发。

离殷郊远一点，他身边的所有朋友都被殷寿指控过谋杀未遂和故意伤害人。

## 姜文焕

殷郊睡得很沉，姜文焕几乎分辨不出做梦和休克之间的差别。不能这么下去了，殷郊吃药是按板算的，过量用药会损害他的脏器，而他的免疫系统又脆弱得和纸一样。

每次他和殷寿起冲突都这样，折姜文焕的寿。他还没力气去找崇应彪算账。是崇应彪发消息给殷郊，祝贺他的俄狄浦斯卖出去了，顺带着一张玉雕五弦琴作为赠品。

殷郊直接就去了成汤老宅，殷寿带着苏妲己住那儿。他歇斯底里问殷寿为什么要把母亲的東西当作赠品。殷寿根本不记得俄狄浦斯别说赠品。殷郊刚开始学雕塑那会儿他就找老师给殷郊填宗教和神话，练手的东西都必须讲得出典故。殷郊的一切都不能和日常有关。

五弦琴是旧制，小小的殷郊小声争辩，后来改了七弦，这里有故事，不算没出处。可就算是姜文焕也知道，姑姑弹五弦琴。

父子俩大吵一架，主要是殷郊在吼，他没吃药，根本应对不了情绪，把手边上的东西摔了干净，殷寿毫不犹豫给了他一耳光，然后把他头摁进冷水里。殷寿习惯在客厅里摆酒，自然也就有冰酒的冰块。

毫无悬念的，殷郊再一次应激，躺在地上根本动不了。殷寿把最后一只完整的水晶杯砸在他脸边上，拍了张照片就走了。还是苏妲己被他们巨大的动静吵醒下楼给姜文焕打的电话。

姜文焕刚刚正在面试生活助理，就像苏姐己说的，要找到一个符合他要求的很难。几轮筛选下来总算有个看得过眼的。姜文焕挂了电话和对方说：“杨戩是吗？现在开始上班吧。这是殷郊的车钥匙，开他的车去。”

## 杨戩

殷郊的头发里都是碎玻璃，杨戩花了很多时间一点点挑出来，他耐心很好，而且也没什么别的事做。姜文焕把殷郊接出来，交给杨戩之后头也不回去工作了。

杨戩微妙能感觉到姜文焕觉得委屈。殷郊快死了，他觉得委屈，委屈到他不能面对快死了的殷郊只能匆匆把他最后的血亲交给完全不认识的男人。这样不好，要是殷郊醒来看见陌生的面孔说不定会应激得更严重。但是姜文焕没有给杨戩他的手机号，杨戩联系不上他。

弄完头发，杨戩去做饭，冰箱里放着半成品，姜文焕分门别类打包好的。殷郊的免疫有点问题，血小板指数偏低，种种都指向他的脾脏功能部分缺失。拿了食材还没转头，叉子的尖头抵上杨戩的咽喉，殷郊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惨白着一张脸，眼神都是散的。

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除了医学学位，姜文焕特意问他有没有武术基础，散打、跆拳道、空手道或者别的什么都行。要制住殷郊可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他个子高力气也大。杨戩拧着殷郊的双手压在他的背上，殷郊的脸贴着大理石台面，就像是订制餐具套组中的一个组件。

确定他不会挣扎伤害到自己，杨戩松开了他的手。殷郊盯着他看，看得很用力，好像透过他的眼睛看到了别的什么：“你会弹琴吗？五弦琴。”

## 姬发

“你有空做兼职吗？”殷郊用叉子戳草莓蛋糕，姬发在他和薄荷叶搏斗的时候已经风卷残云吃完了一盘不知道是蘑菇还是海藻的前菜，抱着杯子敦汽水等主菜，他眼睛圆脸短，看上去比实际年纪小，殷郊喜欢看他明明不喜欢蔬菜还是把生菜叶子沾着酱一股脑儿塞嘴里的样子：“我需要一个模特。”

“啊？”姬发满心等着肉类上桌，脑子一下子转不过弯来。殷郊的眼睛大而宽，眼尾下压住一颗泪痣，微微笑着看人的时候有种柔软的直率，似乎怎么拒绝他都可以被原谅。

“报酬很丰厚的。”殷郊补充道。如果是别人，有可能是一种亲切的狎昵或者不讲究的调情，但是殷郊这么说只会让姬发觉得他就是这么想的。

姬发赶紧摆手：“不用报酬，只要时间对得上就行。”想了想，感觉不对，连忙找补：“时间不会要很久吧一坐一下午什么的？”

殷郊当他答应了，他笑起来单侧有一颗酒窝。等姬发切牛排的点才说：“只是需要打个稿子，不会用很长的时间。不过可能要给你添点麻烦。”他伸手横过桌子捏姬发的耳垂，他的手指干燥、坚硬，像玉石一样，袖子上不知道是洗涤剂还是香水的气息压过脂肪的味道占满姬发的鼻腔：“下午去打个耳洞吧。”

## 崇应彪



在崇应彪的讨厌名单上，伯邑考排第三，因为殷郊的手臂是他缝起来的。姜文焕看上去四平八稳的，血溅他脸上的第一反应只会抱着殷郊没受伤的那只手哭。而伯邑考才是那个把崇应彪从殷郊的伤口上拉开的人，压迫止血、保暖、有条不紊问殷郊要家庭医生的电话，还不忘提醒需要准备血小板。

他是那批孩子里年纪最大的，不厌其烦把殷郊扔掉的纱布捡回来，最后还顺手给崇应彪顶了锅。不过他的运气真的好，没撞上殷商集团殷寿当家，只是被打发回去。临走有两个小时收拾东西，殷郊站在门口看他，问他能不能不走。

伯邑考握住他的手腕，慢慢往上，轻轻捏他的伤口。殷郊很能忍痛，这样都可以不闪躲。“我们帮你，这就是代价。”伯邑考说，他拉着殷郊的手翻了个个，只见他手背光洁，看不见他手臂内侧的疤：“你要帮他们，他们才能留下。”

伯邑考打哑谜，欺负崇应彪听不懂，却让殷郊记住了。崇应彪嫉妒得想死，明明他满足了殷郊的心愿，但是殷郊只会记住离开了的伯邑考。

而这个幸运的家伙又回来，问崇应彪有没有见过他的弟弟。崇应彪想，他就应该找个机会做了姬发，送一只胳膊给伯邑考再说一句：“见过。”

## 姜文焕

从殷寿那里接殷郊回来之后，他一直很忙，姜文焕知道他大可不必这样，职业经理人打理大部分工作，事事亲力亲为除了把自己累死没有什么好处。他终于想明白这个关节，而不是经年累月之后终于学会不委屈。即便这样他回家的时间也不算早。

殷郊正缩在地上，盖着很薄的被子，一只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捏着杨戬的手腕。用的力很大，杨戬的手腕都青了。

“怎么了？”姜文焕用口型问杨戬。

“他很痛，但又说不清哪里痛。”杨戬回答，“给他吃了两粒止痛药，没起效果，他吃了半罐又都吐了。”

姜文焕忘记提醒杨戬殷郊有藏药的习惯，姑姑有段时间骗他把药藏起来躲避殷寿突然的检查，告诉他这是父亲和你玩的游戏。但后来还是给殷寿发现了，因为殷郊不愿意父亲总是输。

这不能怪杨戬。姜文焕走过去摸殷郊的腕骨，冰凉的皮肤，肌肉手指底下痉挛。殷郊知道是他来了，稍微打开一点身体，凌乱头发下面露出通红的眼眶和被咬得通红的嘴唇。姜文焕去抱他，他也很乖地让姜文焕抱，头发蹭在姜文焕的颈窝。

他总是想死，然后再不顾一切地求救。殷寿和姑姑的战争仍然没有结束。

## 姬发

姬发又在健身房泡了两个小时，对着镜子看了一圈，虽然不差这点临阵磨枪就是了。他看的镜子里面他耳朵上戴着的钻石耳钉。

和殷郊一块去打耳洞的那天殷郊送的。相处过以后会发现殷郊很好懂，他高兴的时候眼睛会亮起来，语速变快，喜欢给予大于得到。他们随便找了个露天卖首饰的小店，廉价的塑

料和钻石一样闪亮。手拿着耳钉枪的店主是个小姑娘大概是错把他们当成一对，笑嘻嘻问：“你们谁先来？”

“我吧。”殷郊也没有耳洞，他朝着姬发眨眼睛，刚坐下还没等感觉到痛，耳洞已经扎好了。殷郊站起来还有点茫然。“本来就很快啊。”小姑娘换了针，“你要不要试试看？”

姬发的耳洞是殷郊打的，一打完就戴上殷郊准备的耳钉，殷郊说托针是铂金的，消过毒，不用怕感染。打耳洞的钱是姬发付的，总共没多少。出来后，他们沿着街走了很长一段。姬发以为殷郊会很快定下一个见面的时间。

“没有那么急。”殷郊闷闷地说，他想到什么事，捏了捏自己的耳垂，忘记刚刚打了耳洞，痛得瑟缩了一下，但一点声音也没发出来，“下周再说。”

不知道是不是姬发的错觉，殷郊的指腹上有血的痕迹。

## 苏全孝

苏全孝看到殷郊的时候以为他看错了。夜晚的气温不算低，但是刚刚下过雨，地上湿漉漉得像是镜子一样。殷郊慢悠悠沿着人行道走过来，只穿了一件奶油白的长袖衬衫，领口半开着。借着路灯，殷郊那双大而柔软的眼睛格外无神。苏全孝拿不准他是喝了酒还是说抽了什么东西。

他一直认为殷寿有那种东西，姐己也碰了。想到这一茬，原本伸出去的手一顿，到底是没有又收回来。殷郊的手很烫，他在发烧。苏全孝明白过来，烧得脑子混沌和喝醉了酒差不多，现实和虚幻的界限会被打破，人的感知都是错乱的。

他拿出手机叫车，问殷郊要去哪里。殷郊愣愣看着他，虽然不知道他的身份，但是顺从地报出一个地名，是个私人医院，十公里开外。苏全孝晚上的计划全被打乱了。他和殷郊并排坐在车后座，殷郊身上辐射的热无论怎么都避不开。殷郊额头贴着车窗玻璃，雨水穿过光和影打在他脸上，像哭一样。苏全孝摸遍身上的口袋想找张纸巾，没找到，犹豫用袖子会不会有点超越了界限的亲密和冒犯。

突然肩头一重，殷郊靠在他的肩膀上，动作做得很熟练，殷郊习惯身边人比他稍微矮一点。可姜文焕的呼吸通常不会那么急促，他只会随便点开一份文件念给他听，殷郊能在他毫无起伏的声音里睡上一会儿。

到地方了，苏全孝摇醒殷郊。殷郊揉着眼睛坐起来，他的耳朵在流血。

## 杨戬

发觉殷郊不见了只需要五秒，这是杨戬第二次犯错。姜文焕很能体谅他，语气里几乎是怜悯的，看起来应付过一万次这种情况。再仔细想想，也没错，殷郊是个成年人，比姜文焕还大两岁。只不过是他们总是忘记这件事而已——殷郊大部分时间不怎么出门，他的订单多到做不完。

不发病的日子，他能在工作室一趴一整天，画废的稿子扔满地，杨戬给他捡回来，一张张抹平叠好还给编号，万一般郊还要用，随时都能找到。殷郊看着那堆皱巴巴，突然和杨戬说：“你怎么和我妈妈一样。”

杨戬正在拿着吸尘器拖地，闻言：“因为我也弹五弦琴吗？”殷郊哈哈大笑，没解释更多。

到了晚上杨戩发觉他挂在椅背上的白外套被人画了一个非常曼妙的女人，用的是杨戩自己的脸。殷郊戴着耳机哼着歌从他面前飘过，他的头发有点长了，他打算自己剪掉。

他的头发有点卷，钩住了耳朵上新出现的签子，一拉一扯耳垂开始往下滴血。殷郊没了耐心，干脆取了下来，剪完头发怎么都戴不回去。他像是感觉不到痛一样地硬往里摁，血给抹得到处都是。

杨戩想说：你不会，我来吧。

殷郊手机闪了闪，杨戩还没看清楚是谁的头像，手机就擦着他的脸在墙上摔烂了。

## 崇应彪

五分钟，殷郊还是没回消息，八成又是把手机摔了。他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崇应彪给自己倒了一杯，和空气干杯。殷郊现在大概想杀了他，但又做不到。在杀了自己之前，殷郊杀不了任何人，美丽、孱弱、无用，修长体魄之下，一颗无法正常跳动的的心脏。

“姬发的资料已经发给董事长。”

看，只要十二个字就能让他发疯。崇应彪把腿驾到桌上，连屏十六个监控摄像对着殷郊的住所。如果他是姜文焕，他会把房子买高一点，殷郊能从二楼跳下来，能从二十楼跳下来吗？说不定还真能，他要是跳了，省多少事啊。殷寿不会吝啬给他一个盛大的葬礼，说不定还能把他埋在玫瑰花园里，和他妈妈埋在一起，殷寿带新欢回老宅都能路过，和他们母子打个招呼。

那个场景让崇应彪发笑，他不由得去想自己该在这个场景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抬棺人？未亡人？都索然无味。若他不是凶手，这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

殷郊绝对不能变得正常，他凭什么把所有人都抓在手里还想要正常？

崇应彪发给殷寿的可不只有姬发。路灯上的摄像头稍微调整角度就能拍到苏全孝的脸。

## 苏全孝

因为助人为乐而被逮捕的概率很小，但不是没有。苏全孝送殷郊去医院第二天就被带走。冷白的灯打在苏全孝的脸上，殷郊的病例放在他对面，白纸黑字打着：“多脏器感染引发的急性衰竭。”

嫌疑人那一栏写着苏全孝。苏全孝觉得荒谬，殷郊靠在他肩膀上的重量，那样温热的体温，怎么可以用衰竭来形容。

“我是他妹妹，”有娇娇柔柔的女声在说话：“让我和他说吧。”

“我妹妹已经死了，她活着的时候美得像凛冬的初雪，雪花落在她眉心都舍不得化。”听见门开的响动，苏全孝手遮在额前，他脑海里晃过殷郊的眼睛，雨好像要粘在他睫毛上。

苏妲己探身越过桌子去摸他的眼泪：“我也是你妹妹，我和她用一张脸，一个声音，一副躯壳，你为什么不爱我呢？”

“你不是我妹妹，你是魔鬼。”苏全孝被按着肩膀，他没办法躲：“只有魔鬼会爱魔鬼，你有殷寿爱你，这还不够吗？”

苏姐已叹了一口气，她明艳娇奢的面庞婉转流光：“哥哥你错了，魔鬼才不会爱魔鬼——魔鬼只会爱天使，尽管他们无法承受那白炽的光芒。就像我很爱你，哥哥。”

“殷郊这次真的快死了。要是他死了，你也活不了的。”

## 姜文焕

姜文焕不打算告诉殷郊苏全孝的事情。办出院手续是他签的字，免责声明也是他，紧急联系人还是他。要是把殷郊这几年的人生铺开来，估计只能看见密密麻麻的姜文焕。真的等哪天死亡证明开出来放在面前，姜文焕也会把字写得工工整整，算作最后一次亲密相拥。

殷郊来的时候什么也没带，包括手机，靠刷脸住了进来，助理敲开办公室门姜文焕还在处理会外的报告。放下东西急急忙忙往病房赶，殷郊已经挂上抗生素了，常年盯他的医生广成子正好还没下班，有效避免剂量不足的问题。姜文焕进房间的时候广成子已经和杨戩聊上了。杨戩的医学学位是从广成子的师弟那里混的，认真算是同门。姜文焕懒得管玉鼎的高徒为什么屈尊来找份看护的工作，只要不是殷寿指派的，其他随便吧。

“手机。”殷郊半躺在床上，一只手有针，另一只手摊给姜文焕。眉毛和眼睛一块下压，黑云压境，显得很有压迫感。姜文焕摸出自己的手机给他：“要做什么？”

“杀了崇应彪。”

“那没用。我把他拉黑了。”姜文焕收回手。他一直都知道殷郊和姬发在接触，捅给殷寿不过是迟早的事情，然后就是那个重复了一遍又一遍流程。他都看腻了。崇应彪就是个傻子，被殷寿握在手里当刀使还以为自己阴暗又高尚。

“我先回去了。”

他最好能赶在殷郊回家之前收拾掉一排排新冒出来的衣架，上面挂着的不像是衣服，倒像是开败了的玫瑰，腐朽了的尸骨。

## 姬发

“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哥哥”的前缀没有了。殷郊突然变得很忙，很忙很忙。聊天框里的殷郊正在海外，在能看见一排排鸽子起飞的地方吃午餐，姬发感觉自己就是倒霉的被放飞的鸽子。但是殷郊又答应他给他带巧克力，手工的。

姬发想和他说，自己真的不是只想着吃，但是想来想去又不知道该怎么说。对面图片又发过来了，各种口味打包在纸盒子里，包着一层层透明纸，看着就很诱人。其实什么巧克力国内买不到，姬发只好回：“好呀好呀。”心里恨死他们一开始见面的那杯手冲。

他好不容易坚持了整整两周规律饮食生活，为了脱衣服的时候肌肉线条足够的好看。伯邑考提醒他，你只是当模特的，得守住底线啊。姬发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怎么脑子一热顺口就说：“要是不止当模特，是不是底线可以灵活一点？”

伯邑考那个表情仿佛有人在他的汉堡包里放了大蒜。但是好哥哥永远不会多说什么，他只是提醒姬发要小心殷寿。姬发每次都要反应一会儿才能想起来，殷寿是殷郊的父亲，纵横商场的大佬，写案例分析的时候被引用数量最起码上千。

“你小时候还见过他。”伯邑考临走的时候说。

“我怎么不记得了？”姬发靠在车边，帮伯邑考拿行李。伯邑考飞机回西岐，开来的车就留给姬发代步了。

“可能是因为你还太小了，”伯邑考接过手提箱，“你有一年回家吵着要学竖琴，父亲没同意，过了没几天你也就忘了。”

## 鄂顺

收到殷郊的消息只是为了让他买巧克力这件事，鄂顺已经看开了。殷家人脑子都有病，分有大病和有病。他原本以为他姐夫殷启是有大病，殷寿是有小病，后来才发现殷郊最有病。因为另外两个发病的时候不折腾他，但是殷郊折腾他。

他不得不临赶飞机的早晨给殷郊去买巧克力，按照殷郊的要求拍照，然后问他，你买那么多巧克力姜文焕知道吗？他允许你吃那么多吗？

殷郊回得很快，显然没在工作中：“我不吃，送人。”

鄂顺第一反应，那个人可真倒霉。但是他绝对不会说出来。

自从他姐突然守寡之后，他就不怎么和殷家人来往——一个屁。鄂家有个拍卖行，殷郊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他们家落锤成交的。每次被迫出席商务活动，都有人和鄂顺打听殷郊。殷家把他搞得太神秘了，即使在二代圈子里，他的代号仿佛也是YKW。

想了又想，总感觉不再说点什么怪尴尬的，鄂顺只好问：“你在做什么？”

“做什么”是个很宽的范围，既可以问他生活中在做什么，工作在做什么，也可以是当下手上在做的事情。播报已经催了两次，鄂顺打算殷郊一回消息就立刻关手机。

回复是一张照片，大理石减荒到一半，能看出一点轮廓，但完全的六亲不认。

## 姐己

苏全忠雇了律师捞苏全孝，而不是苏家自己的律师团。苏家也真够奇怪的，苏护已经失去了一个女儿，现在看上去也不怎么在意再失去一个儿子。

姐己，她终于习惯被直接称呼名字，不带姓，和另一个苏姐己作区分。没人来接苏全孝，他还穿着进来时的那件白色的毛衣，问工作人员借一个充电器给手机充电，准备自己打车回家。眉眼间非常平静，一点怨恨也没有。

殷郊就是很难让人恨起来，他才没那么容易死。姐己骗苏全孝的，而苏全孝又那么好骗。多脏器感染不假，殷郊反正也不是一次两次感染了——即使他的意志怎么再坚决，他的身体包括生理机能都已经习惯服从指令。殷寿给他停药，只需要一句话他怎么样也没办法让小小药片穿过喉咙。姐己怀疑，就算殷郊已经死了，殷寿命令他起来，他就能从棺材里爬出来。

背离又服从，仇恨还依赖，和他妈妈一点都不一样。姐己摸摸耳朵边的玫瑰花，她出门的时候从花园里摘的。雪白的手指被没剃干净的刺扎破了，姐己含手指进嘴里，犬齿咬住小小的破口，直到咬出血来为止。她开开心心地笑了。

## 杨戬

殷郊这段时间很少出门。杨戬不能说松了一口气，整个工作间的粉尘大得像是在下石头雨，黑卷发里的灰末洗都洗不干净，好像是染了头发一样。殷郊倒是很喜欢，嘀咕着有空

真的去把头发染了。实际上杨戩想说，殷郊染这个颜色估计不会好看，他的眉眼太浓烈。

不过无所谓，反正殷郊也只是说说而已。他有很多说说而已的计划，只有姜文焕会答应。这对表兄弟很奇怪，他们有一种很微妙的共生关系。彼此了解且互相依赖，好像共用一个根系。有时候他们一起在沙发上打游戏，从背后看就像是两支缠绕的玫瑰。

突然姜文焕的手机响了。打游戏和工作一样都容不得别人打扰，姜文焕示意杨戩帮他摁了。但对面锲而不舍，殷郊注意到，剥夺了姜文焕的手柄，招呼杨戩过来顶上。

姜文焕顺从地让出位置，起身去阳台。殷郊打游戏水平很好，托赖他手指灵活。杨戩和他玩就是单方面屠杀，没什么意思。过了一会儿，殷郊说换一个别的。趁他找卡带的时候，杨戩去拿饮料，看姜文焕点上第二支烟。

苏全孝死了。

## 崇应彪

赫拉克勒斯与十二试炼，又是一个被人歌颂描绘过无数次的场景，英俊的半神一只手拿着火把，另一只手托举一块巨石，在他脚下是海德拉被砍下的八个头，还有一个正吐信子。

严厉的批评家会认为还有一个头没有砍下来，赫拉克勒斯不应该去拿石头，而且石头的比重太大，会让雕塑看上去重心不稳。不怎么严厉的评论家则认为赫拉克勒斯古典美的五官太过于柔和，比起肌肉暴涨的狰狞，他的表情平静甚至有些漠然而天真，更何况那副太过现代的钻石耳钉。

边上放张照片，是个人都能看得出来赫拉克勒斯的脸像姬发。不过没关系，估价师不介意，他们只是走个流程，一张白纸上点个圆只要署名是殷郊也能卖得出去。

可惜了，有些人不觉得没关系，崇应彪不在意究竟是姬发做的还是殷寿做的，反正结果没什么差别。他倒是想直接告诉殷郊，看，这就是警告，下次你说会不会是姬发？

可惜他所有联系方式都被拉黑了，要不然也许殷郊也会给苏全孝刻个雕像，把自己的眼泪也刻进去，摆在拍卖台上。

一锤一锤落下，连同殷郊的痛苦一同贩卖。

## 姜文焕

冰柜拉开，姜文焕看见了年轻的脸。苏全孝和他是同学，苏姬发的哥哥，按道理来说他们的关系到此为止，但是苏全孝从来不会保持距离，他总是大刺刺地张开双手，用最柔软的部分迎接刀刃。

被定性成自杀。他的手机不见了，真相是什么恐怕没人知道。姜文焕看着他们把冰柜推回去。又想抽烟，可是他平常一般不带烟，绝大部分靠没收殷郊的补充库存。苏姬发给医院施压，自己做了一份病历单要求他们打出来签字，病因病源都是乱写的。下面的人支支吾吾不敢和姜文焕说，一直挨到现在。

这事情很麻烦，殷商集团一直在干预医院的运行，利益捆绑太深，很多事情就身不由己。凡事最怕的就是已经尽了全力，走对每一步，但最好结果还是任人鱼肉。姜文焕想，也许还有一个办法。他应该买两张机票，殷寿想要什么就给他，姜文焕只要能带走殷郊就行了。

只要想通了事情就会变得简单这个定律在殷家不适用，姜文焕和殷郊一起长大，他的行为模式殷寿再清楚不过。殷寿甚至比姜文焕自己更了解姜文焕。等姜文焕发觉的时候，绳索已经和伤口长合在一起，他没办法舍弃殷郊，他也没办法把绳子从伤口里扯出来。

## 姬发

姬发坐在路肩上，太阳很大，好在头顶有一棵老梧桐替他遮挡。远处是同学自发组织的小追悼会，一个人的重要性最后一刻体现在死后。苏全孝脾气好，人缘不错，长桌上摆着一杯杯奶茶，提供给路过的陌生人。

他们好像有一节课做过同学，姬发有点印象。他的世界最近被割成两半，同一批人一边在为苏全孝流泪，一边在疯狂问姬发他和殷郊的关系。姬发并不生气殷郊用他的脸做雕像，也不介意他的肖像权被商业化行为侵犯得彻底，甚至可以不在意殷郊骗他在国外还用巧克力搪塞他。除了这些以外，姬发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可以生气的地方，殷郊连钻石耳钉也放了上去，他都不知道殷郊什么时候打的草稿。

阳光太大了，柏油路被照得扭曲，姬发眼眶痛得要命。姜文焕和殷郊也来了，他们都穿着黑色的衬衫，就像是一对亲密无间的亲兄弟，非常登对。只是殷郊的神色又凛又淡，他的五官本来就锐利，远远看不清他微微下垂的眼角，更凸显出冷漠。

突然，他抬起眼睛朝梧桐树看过来，姬发知道他在看自己，姬发也知道他知道自己在看他。

他们就这么静默地互相看了一会儿。

## 杨戬

殷郊睡了将近二十个小时，杨戬问姜文焕这经常发生吗？姜文焕回，对殷郊来说是正常，记得订玫瑰，长时间的睡眠补充了殷郊的体力，惊恐发作的时候会格外难搞。

杨戬不明白玫瑰在其中的作用，也不明白姜文焕说话的逻辑。但是按照姜文焕的指示，他找了商家下订单，搬运的时候终于对花朵的重量有了实感。他由衷希望它们能开久一点，不然很快还要把它们搬出去。

殷郊睡在玫瑰花里的样子很乖，像是一幅画，只可惜殷郊画过那么多人，做过那么多塑像却从来不用他自己的脸。

“我不喜欢。”殷郊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他与花瓣混作一团，深黑的瞳色被丝绒一样的白覆盖，“你不觉我长得和他很像吗？早几年有人这么夸我，我很高兴。后来，我把镜子全都砸了。但没用，碎片还是会映出这张脸，有人还是会因为这张脸靠近。”

杨戬走过去，坐在床头，拨弄他的头发，殷郊总说杨戬给他的感觉像他母亲，偶尔会开姜文焕玩笑，问是不是拿着姑姑的资料去扫描匹配。这回殷郊却突然缩了起来，他个子高大，这么做有点可笑的可怜。“你有养过宠物吗？”殷郊突然说：“我父亲原来有只狗，但是我伯伯不喜欢，把它摔死了。到了我这儿，殷寿把狗换成了人。”

## 姬己

姐己想过和殷郊做爱，因为他长了一张管不住欲望的脸。那时候她还叫苏姐己，没几个月就和他爸睡了。

姐己在衣服上扣孔里别一朵白花，苏全孝是个没用的哥哥，很软弱，从来不敢反抗什么。但是姐己其实心里很爱他。是姐己爱他，当然苏姐己也爱他。但苏姐己爱所有人，她总是把自己当作圣母在人间的化身，乐衷为数不尽的痛苦找合法合理的借口。

苏全孝死了，姐己难过了一瞬，突然又很想和殷郊做爱——大概是因为苏全孝说殷郊和苏姐己很像。

姐己还没有和另一个自己做过爱，她不确定如果她和殷郊上床，会不会有热切的感觉。殷郊的眼神总是混合着奇妙的痛与恨，看得姐己脊髓都在发烫。

姐己控制不住倒在地上，白花掉了下来，苏全孝的脸和殷郊的脸反复交叠着出现，她夹住自己的手，腰使劲扭。殷寿就看着她又像狐狸又像蛇，妖冶又癫狂。

他的妻子是个凛然不可侵犯的圣女，他的情人是个迷人的荡妇。

姐己耸到他腿边，急切地喘息，她黑色长发湿漉漉黏在背上，仿佛得不到抚慰下一刻就要死去，迅速腐烂到只剩一把白骨。

## 鄂顺

请殷郊吃饭是为了谈工作，鄂顺出门的时候叮嘱自己，他已经向父亲保证过了不会再和他们殷家扯上关联。但是餐厅是殷郊订的，靠窗且是湖景，殷郊穿了一件酒红色丝绸的衬衣，他的头发又长了，原本的小卷被吹风机弄成了大卷。姜文焕在电话里说他给殷郊找了个田螺先生，看起来此言不虚。

开场直接切入主题未免显得有点无情，但是不切入主题鄂顺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你的赫拉克勒斯已经挂牌了。”

“我知道。”殷郊点了酒来配海鲜，虽然按照姜文焕的食谱他哪个都不应该碰。

“挂牌之后赫拉克勒斯就和你没有关系了。”鄂顺提醒他，他希望殷郊偶尔能听懂一次他的画外音，但殷郊只是点头：“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要把赫拉克勒斯买回去。”和殷郊委婉是毫无意义的，鄂顺痛恨自己为什么每次都忘记这一点：“你的匿名账户并不难查。”

殷寿不管殷郊的吃穿用度，姜夫人的遗产都留给了姜文焕。殷郊不差钱，但要拿出这么大一笔现金也不是容易的事。鄂顺是看着他们把价格炒上去的。

“因为我根本没有想要卖掉赫拉克勒斯。”殷郊从挖了一勺奶油汤，舌头从勺子上舔过。

“就因为姬发？”鄂顺诧异道，“你这么做，会让他处在很危险的位置。”

“他不会有事。”殷郊只有一边耳朵穿了一根柔软的丝带，另一边只留下曾经血肉模糊过的疤痕：“我保证。我会补你一个新的，更好的。”

他的保证不能做数。鄂顺叹气。



## 崇应彪

半个身体是撒旦，半个身体是蛇，那苹果树下，是失乐园的悲剧。崇应彪若并非从小和殷郊一起长大，他会误将撒旦的脸认作殷寿。

他冲进房间，从抽屉里找出手枪，他只在里面填充一颗子弹。一颗就够了，他会干脆利落射穿殷郊的心脏，看着那张脸因为失血而惨白，他的眉心痣和泪痣像是滴上去的墨点或者与眼泪相似的东西。

唯一可惜的是崇应彪还没有攒够钱，说不定得给殷郊赔命。十六个监控的屏幕还亮着，淅淅沥沥的雨声从另一边传来，殷郊就在楼上，他的房间亮着昏黄的光。赔命也没什么不好的，崇应彪想，殷郊的血沉在只有白骨没有皮肉的胸腔里，假充心脏；他们的名字会并排出现在茶余饭后的聊作谈资。

殷郊是必定要死的。他不可能做出比失乐园更好的作品，崇应彪心跳得很快，这种奇妙的感觉像是把他拉回了小时候，看上去很正常的殷郊靠过来拉看上去不正常的崇应彪。姜文焕防他就像在防火柴靠近烟花，但崇应彪只会笑他难得警惕都找不准对象。

他要去杀他了。崇应彪最后看了一眼闪着灰光的屏幕，关上了门。

## 殷寿

再也回不去的乐园。

殷寿注视他自己的面庞，稍微换个角度，又变成妻子的轮廓，再换个角度，殷郊的脸占据表达的中央。大概，他应该感到愤怒，殷郊常年如同幼儿啼哭一样惹人心烦博取关注的行为终于在漫长蛰伏中转化为深刻的了悟——他不再向自己索要一个回答。殷郊竭尽全力装出轻蔑的模样，倒转地位述说他对殷寿的失望，但是终其原因不过是为了把同等的权力度让给另一个男人。

失乐园，不如说出生在殷家就意味着从未靠近乐园。殷郊避开了蛇诱惑夏娃的传世名篇，只凿出撒旦受到永恒惩戒而又未完成的场景。因为一切都还没有终结，他和妻子旷日持久的战争以他们唯一的孩子为战场，他们互相折磨并以此为乐。

现在殷郊想要吹响决战的号角，但是谁会是第一个动手的呢？殷寿在他身边养了一群男孩子，每个都想要得到他，每个都想要毁灭他，这两者的含义本身没有太多差别。

殷寿原本最看好伯邑考，很可惜；后来是崇应彪。殷郊自己又给这场俄罗斯转盘增添了别的候选人——因为姜文焕从来都做不到，姜家人一向做不到。殷寿的眼睛注视着曼丽的花园，姐己正在放肆地跳舞，她的脚尖下是妻子的墓碑。

## 殷郊

火焰的浓烟将一切裹挟，那扇他小时候钟爱的花窗经受不住高温炸裂开来，玻璃碎片散落在地上，半融化或是不融化，保留了棱角或者软成一滩，老式的房梁和墙体断裂着倾斜，当然也包括那座失乐园。

殷郊缓缓松开刻刀，蜷缩在地板上猛烈咳嗽。被狠狠踢踹的腹部早年失去过一个重要的免疫器官。在来的路上，他把子弹送进了崇应彪的心脏，他戴着黑色的手套没有留下指纹。崇应彪的血溅在他的脸上，原来也是热的。

现在他的手也脏了，这样他就能和同样肮脏的魔鬼对话。

殷寿扼住他脖子的时候会说爱他。殷郊曾经毫无阻碍地相信过，在死亡的边缘上，悼词也如情人之间的呢喃。等空气再次进入他的肺部，殷郊什么都可以原谅。

短而窄的刻刀能够雕刻肌肉和骨骼，却无法刺穿肌肉和骨骼，所以他还带了镐子和汽油。殷郊机械着重复着动作，直到鲜血将玫瑰晕染，直到无法呼吸。

他躺在地上，就像是一块正在融化的玻璃。融化的玻璃滴入冷水会变成鲁伯特之类泪，一端会变得极其坚硬而另一端脆弱得不堪一击。他感觉自己的背部和地板黏在了一起。

止痛药没有拿来，早知道这么痛他应该先吃半罐。殷郊模模糊糊地想，他的头很重，更加难以思考复杂的事情——他只能想起他曾经在花窗下弹竖琴，花窗的另一边是玫瑰花园。殷寿领回来的男孩们就在玫瑰花园里做游戏，母亲埋在那片花田下。

那时候他们还都很小，不曾彼此缠绕。  
现在他坠落深海缓慢腐烂，玫瑰说不定会长得更高。

## 姜文焕

等他们赶到火势已经无法控制，整个砖混结构的古老宅邸在夜空里明晰而透亮，警报像是一曲拙劣且刺耳的伴奏。

姜文焕在街口看见了崇应彪的车，真皮后坐垫吸饱了血。但他脸上凝固着笑意，非常畅快，说不清楚死者和凶手究竟是谁伤害了谁。

姜文焕收起掉在一边的凶器。殷郊正在犯病，姜文焕提醒自己，无论他做了什么都不用负任何责任，他应该马上联系律师团，殷郊可以在某个疗养院里住下，如果有必要，在被人发现之前姜文焕就能搞到机票。

他冷静地规划着，谋算着，好像他的整个人生就在等待这一刻。

鄂顺抓住他的手肘：“你疯了吗？这么大的火，如果殷郊在里面也活不了，姜文焕，你自由了。”他找不到别的话，只能又重复一遍：“你自由了。”

“他是我的责任。”姜文焕强硬从鄂顺的手里抽回自己的衣袖，扣上西装最下面一颗扣子，向火场走去：“我也同样在这座宅邸里长大。”

## 姬发

他很久没出门了。

不知道为什么，他开始畏惧阳光。伯邑考从西岐又飞了过来，放下了手上所有的工作。见到姬发的时候一句也没说，把他从地上拖起来，换上睡衣塞进被子。

没吃完的巧克力敞着口，钻石耳钉扎进了手掌，每一扇窗户都关紧，屋子里好像有个看不见的人。他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不用算，也不用问。想要灭亡殷家，只需要等待他们自取灭亡。

可是被裹进来的人实在是太可怜了。伯邑考与有着弟弟面庞的赫拉克勒斯对视，雕刻者大概怀揣着伯邑考此刻的怜惜刻下了一双太过温柔的眼睛。

突然门铃响了，姬发发出一声破碎的呻吟，像是受伤小动物的呜咽，连滚带爬从床上起来，伯邑考没有抓住他。是个送快递的，被姬发当救命稻草攥住的样子有点荒诞滑稽的可怜。姬发从他手里接过一份写着名字的包裹。流畅的字迹仿若印刷。

照片，很多很多的照片，碎裂的玻璃、玫瑰、丝带、石膏、刀具、尖头钢笔.....镜头对准殷郊的脸，无限放大。

“送给获胜者的奖品。”  
每一张的背面都如此写着。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